

无人机航拍、对讲机调度、指挥中心视频连线……

引爆株洲的“大片”，这样炼成！

10月1日上午,位于芦淞区白关镇的花田半开园。现场人山人海,最打眼的是株洲报业传媒集团(株洲日报社)的现场直播,这也是株洲纸媒首次介入视频现场直播。而这部无人机航拍、对讲机调度、指挥中心视频连线的新闻“大片儿”,当天的观众就达到了107604人次。

此次现场直播报道,株洲报业传媒集团派出了最豪华的阵容:《株洲日报》《株洲晚报》2张报纸,株洲日报、株洲晚报、株洲网、株洲新闻网、株洲发布、株洲发行、株洲、晚报红娘、株洲妹坨、校园记者等10个微信公众号,株洲网、株洲新闻网2个PC端,以视频、图片、文字等多种形式,全方位、多角度呈献开园盛况。



▲参加转播的记者合影

开机前

“一晚上几乎没睡着 有种‘枕戈待旦’的兴奋”

指挥组、直播组、报道组、技术组,出境记者、文字记者、摄像记者、摄影记者、航拍记者、技术人员……此次全媒体联动的现场直播,株洲报业传媒集团奔赴现场的工作人员就达近20人。后方,全媒体指挥中心的大屏幕前,株洲日报社党组书记、社长赵先辉亲自坐镇指挥,12个直播平台的相关人员严阵以待。

“因为是第一次做直播,而且还要在12个平台同时直播两套节目,经验是我们最欠缺的,所以我们将大部分工作都做在了前面。”负责现场指挥的刘飞黄称,此次直播涉及的部门多,人员多,很多参与直播的工作人员,还是第一次见面,大家能否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融合,并形成合力,是此次直播能否成功的关键。

协调会、碰头会、现场踩点……直播前一天的下午,所有参与直播的现场工作人员全数赶到活动会场,确定机位、安装设备、测试平台。

主机位的底座不稳,画面抖动厉害;音频输入效果不行;现场网络不稳定;视频线太短,移动机位活动范围受限……问题一个个冒出来,也一个个被解决。

“回到报社,已是晚上9点多了,我们又预演各个环节,尝试直播连线。”出境记者成姣兰同时还负责着株洲晚报微信公众号的管理,她说,当天直到晚上11点才结束准备工作。

技术组的李雨声,当晚则一直忙碌到凌晨,“因担心各平台的直播链接有误,回到报社后我又与每个平台的负责人员将链接全部核实了一遍。”

“连日的奋战,人很疲惫,但直播前一晚上我几乎没睡着,有种‘枕戈待旦’的兴奋。”刘飞黄说。

直播中

●无人机 “用无人机直播新闻还是‘头一遭’”



▲无人机机位

直播组唐剑华:以前操作过无人机航拍,但用无人机直播新闻还是“头一遭”。无人机航拍在新闻报道中,可以帮观众打开“上帝视角”,拍摄区域大,可以全景观看,但用无人机现场直播有不少难点,现场电线杆多,人也多,所以事前观察“排点”很重要,后续的操作技术要求也高。这次直播中,为了保证安全,无人机只进行了拉升和平移拍摄,以后的新闻直播,将尝试无人机穿越、移移拍摄,让视觉效果更好。

●2个固定机位 “那一个多小时,我感觉自己像狙击手”



▲记者与后方联系实时手机报道

直播组曾辉:我负责的固定机位正对着主舞台,因镜头要与主舞台一样高,所以只能将机器架在近一米高的桌子上。可这也带来了一个问题,站在桌子上的我不能随意移动,否则拍摄出来的画面就会抖动。在人山人海的现场,顶着大太阳,还要保证拍摄出来的画面始终“稳定”,真的挺难。我就将所有的注意力专注于镜头,只有专注才能忘记周围吵闹的环境,抓到最好的镜头。那一个多小时,我感觉自己有点像“狙击手”。

●2个移动机位 这是需多机位切换的大阵仗



▲出境记者在口播

直播组苏旖:虽然我以前做过直播,但那只是一个固定机位就可以完成的直播,像这样需多机位切换的大阵仗,还真没经历过。现场2个移动机位、2个固定机位,还有航拍机,都是通过对讲机听导播台的指挥,拍摄导播需要的画面。作为移动机位,我不仅要拍舞台上的活动,还要拍观众、抽奖现场、颁奖现场等,拍摄的角度和对象更多。

这次直播对摄影记者也是一次考验。“这次全媒体融合,需要海量的图片和视频。”摄影记者刘震说,当天上午,花海、游人、现场活动、忙碌的工作人员,都成了他拍摄的对象。

●指挥中心 直播当天,社领导坐镇“中央厨房”指挥调度

高2.1米、长6米的液晶大屏幕,弧形办公桌上摆放着内设摄像头的电脑,指挥席上一线摆开的麦克风……直播当天,社领导坐镇“中央厨房”——全媒体指挥中心,通过与现场工作人员的手机视频连线,对现场直播进行调度。

同时,海量的现场图文、视频不断汇集到这里,12个直播平台的相关工作人员在完成直播的同时,还将这些素材整理、编辑,再加工成形态各异的新闻大餐,真正实现“一次采集、多种生成、多样传播”。

直播后

网友小壁花:直播花田半开园,一半工作,一半生活,想去!

网友陌上花开:航拍花海,真的好浪漫。

市民易先生:第一次看株洲日报社的新闻直播,点赞,期待以后的大型报道能看到更多株洲本土媒体的视频直播。

记者手记 “速度与激情”

如果把新闻比喻成菜品,那么有些新闻食材适合精雕细琢、反复烹煮成精致的“私房大餐”;有些新闻素材则适合现场开片、热锅快炒,制作成“鲜味小点”。

株洲报业传媒集团从传统媒体到全媒体的新尝试,丰富了新闻报道形式的多样性,让记者的“新闻厨艺”有了更多元的施展空间。当新闻从纸上跳出来,当观众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,这是从内容到形式让新闻更“新”的跨越。

在株洲报业传媒集团的首次新闻直播现场,我感觉到了一种紧张与兴奋的“心跳”,这是我作为一名记者燃起的全新的新闻激情;而我们的首次新闻直播有超过十万人在线观看,则让我感觉触碰到了读者的“心跳”。在新闻现场,一切没有预演,有太多的挑战等着我们,但我们愿让变革注入新的活力,让新闻更激情!(记者 胡婉玲 刘震 文/图)

杀鸡滴血、以狗下咒……

细数中外体育圈的那些开坛作法史

近日,中超河南建业对阵山东鲁能的比赛开打前,球场上出现了一场10余名道长“作法”为河南建业祈福的活动。据称,该活动是主场球迷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擅自组织。

中国足协随后发表声明,称在球场进行此种活动,“既不恰当,更不符合职业足球的形象”,相关俱乐部将被约谈。

在中外体育界,请大师来“开坛作法”,有着悠久的历史。

常规做法 赛前去庙里上香,祈求好成绩

运动员在比赛前进行祈福活动,以求取胜,是体育界的常见现象。

比如,中国足球早在甲级联赛时代,就流行赛前去寺庙祈福。据媒体的公开报道,1999年甲A联赛第一轮比赛前,重庆隆鑫的主教练李章洵率队队员到华岩寺进香。2008年,甲A第一循环最后一战,对战厦门队前,重庆隆鑫的助理教练徐涛又和一名重庆记者,到厦门的一个寺庙拜佛,祈求好运。

再比如,2015年男篮亚锦赛前,中国男篮特意前往普陀山拜佛,祈求佛祖保佑。CBA2007-2008年赛季,在对阵江苏队前,辽宁队主教练郭士强在南方遭遇大雪,交通几乎瘫痪的情况下,依旧驱车前往寒山寺祈福,路上险些遭遇车祸。广东等队队员赛前也喜欢结伴去灵隐寺拜佛许愿——灵隐寺之所以被篮球运动员推崇,据说是因为当初姚明到灵隐寺求子不久,生下了女儿姚沁蕾。

这些其实都可算人之常情。类似的做法,在国内外体育界也很常见。

比如,2014年9月,英超球队莱切斯特城和曼联比赛前,其泰国老板维察请来几位高僧,为球队做法祈福,最终莱切斯特城5:3击败曼联。在这次比赛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莱切斯特城球员大卫·纽根特和杰米·瓦尔迪,在赛后都戴上了佛珠。主教练尼格尔·皮尔森对记者说,“我真的欢迎高僧们每周都能来到球场。”维察除了多次请泰国高僧到球场助阵外,还曾请全队到泰国参观著名的寺庙、藏经楼。

高端做法 国少队请来“大师”玩五行相克

再“高端”一些的做法,是用五行相克之类的原理来“指导”体育比赛。

比如,2006年,中国“国少队”随队的一位足协管理人员不仅自己每天烧香拜佛,还请了一位“大师”,在每次赛前掐算行程。他特意点了一盏长明灯,预示球队一片光明。在中国队和朝鲜队进行八强赛之前,本来中国队抽中的是白色上衣和短裤的主队服,但这位足协管理人员提出,朝鲜队身着红色,中国队应该在着装中增加红色,才比较吉利,因为“大师”指点,按五行原理,红色克白色。中国队不得不临时去找红色球袜,让队员们差点都没袜子穿。结果,中国仍败于朝鲜,无缘“世少赛”。

再比如,2015年8月,广东富力迎战江苏舜天前,曾请大师在越秀山体育场“做法”,结果真的踢赢了比赛。事后,知情者对记者表示,“做法”仅仅是为“转转运气”,“富力将做法的时间点放在舜天赛前纯属巧合,因为‘做法’的时间完全是大师定的,而这个时间正好是富力迎战舜天的当天上午。”2017年,广东富力还听从大师建议,把主场越秀山体育场的坐椅全部由蓝色刷成金色,据说因为越秀山属土,和金色坐椅一起,才符合“土生金”。



▲河南建业球迷组织的祈福活动

残忍做法

杀鸡绕着大巴滴血 用狗诅咒C罗

中国体育界的“作法祈福”,也不乏带有强烈观感刺激的项目。比如,《星耀中超》节目第19期中,据足球运动员刘越爆料:

“我那时候记得九十年代,当时叫甲B的时候,甲A甲B嘛,西南有一支球队的主场,每一个主场从基地走之前,要杀一只鸡,然后围着大巴滴一圈血,然后扔在那儿,大巴呢,从上面开过去,出门。后来,就说呢,一到比赛主场的时候,周围村庄的鸡都跑了。”

这种“杀鸡滴血”的残忍行为,究竟被赋予了怎样的“神秘功用”,旁人无从得知。不过,类似行为,并非国人专利。

比如,非洲和南美足球队,以善用巫术著称。1982年世界杯中,秘鲁队对阵喀麦隆队,秘鲁巫师搜集了喀麦隆教练和球员的照片,在上面洒上鸡血,并施以咒语;同时据说喀麦隆队也动用了巫术。这场比赛打成0:0平手。

再比如,2014年世界杯前,加纳的一个著名巫师声称,他已施展法术,让C罗无法在加纳对葡萄牙的比赛中出场。他说,“我知道C罗的伤病是咋回事,是在整他。上周我找了四条狗,然后把它们做成了特殊的精灵。4个月前我就说过,我会凶狠地整蛊C罗,让他无法参加世界杯,或者至少阻止他参加对加纳的比赛。而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受伤。”巫师还说,“C罗的伤病是任何医生都治不好的,他们永远都找不到他受伤的原因,因为那是一种魔法。今天他膝部受伤,明天他大腿受伤,后天他别的部位会受伤。”

不过,事与愿违,C罗还是凭借伤愈,在比赛中打进一球。

讨彩头

吃日本料理,求“料理日本队”

相比于上述种种,“讨彩头”因为操作便捷,在体育界更为普遍。许多球队、运动员乃至教练,都喜欢在赛前借助某些外在事物来强化自己的运势。

比如,徐根宝执教上海申花队时,对于如何选择入住宾馆楼层、比赛前一天聊什么话题,都有规定。徐根宝本人很喜欢穿一双“幸运布鞋”。前国足主教练朱广沪据说是“霹雳火”命,五行缺水,于是他常年穿一件代表水元素的黑色衬衣。2010年女足亚洲杯上,中国队和日本队比赛前,特意吃了日本料理,“希望借助谐音,在比赛中把日本队给料理了”。可惜事与愿违,中国还是败给了日本。

类似“吃死对方”的讨彩头模式,也非中国体育界所独有。比如,1962年世界杯时,东道主智利为了在小组赛击败瑞士和意大利,要求队员赛前吃芝士(代表瑞士)和薄饼(代表意大利);对决赛苏联前,则要求队员喝下少量伏特加(代表苏联)。智利果然好运连连,先后击败瑞士、意大利和苏联等国,晋身四强。在半决赛和巴西的比赛前,智利队员照例也喝了象征巴西的咖啡,但魔法这一次未能奏效,败给了实力强劲的巴西。智利在这届世界杯上获得了季军。

与“讨彩头”相伴而生的,是关于“触霉头”的禁忌。比如,中国足坛曾有一条共识,就是女人不能出现在球队大巴上。每逢比赛,男记者可以坐大巴车和球队一起到体育场,但女记者必须自行前往。据《球报》2000年08月14日的一篇报道,当年甲A联赛时,“隆鑫队助理教练徐涛9岁的女儿因在昆明读书,那几天都与她爸爸在一起。但比赛那天下午,徐涛却不让她女儿乘队里的大巴去赛场,而是委托记者‘打的’带她女儿去赛场,因为他女儿是一个女人,哪怕她只有9岁。”

(本报综合)